



論婦女，女工和農婦

中國出版社

目錄

- 一 婦女與資本主義
- 二 婦女與戰爭
- 三 婦女與十月革命
- 四 蘇維埃政權實際上解放了婦女
- 五 蘇維埃政權替女工開闢了廣大的活動範圍
- 六 但是婦女的家庭奴隸關係仍舊遺留下來
- 七 幾百萬的女工們應當自己起來擔負建設新生活的事業
- 八 社會經濟和生產勞動使女子與男子平等
- 九 布爾塞維克主義引導婦女參加建設新社會的事業
- 十 第一步已經做到了，道路已經打開了

一 婦女與資本主義

婦女在資本主義時代是最受壓迫的。 婦女總是在雙重的壓迫之下。

所有關於治理家庭經濟的，瑣碎的，愚人的工作，都壓在她的身上，她在工廠的工作中，是處於極惡劣的條件之下的，並且她只享有最小的政治上的權利，甚至於在最先進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內也是這樣。

我們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例子中知道，婦女與男子比較起來，時常得到較低的工資，而在政治生活方面，直到最近來，幾

乎在各國內都沒有選舉權。

而且甚至於在婦女按照法律享有某種權利的時候，她也同一般的被壓迫階級一樣，因為經濟的不獨立和壓在她頭上的家庭的壓迫，使她很難在實際上享受這些權利。

列寧還在革命前，就屢次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婦女狀況。

在他一九一六年的「一篇文章中，講到婦女對於離婚的權利，他說：

「在資本主義時代，模範的（就是經常的，普通的）現象（而非單獨的現象），就是被壓迫階級「要實行」（就是說要實際上享受，要實際上實行）他們的民主權利，通常是不可能的。離婚的權利，在資本主義時代，大半是沒有實行，因為被壓迫的女性受着經濟的壓迫，因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婦女無論在那種德謨克拉西之下，仍舊是「家庭中的婢女」，是關在臥房中的，看護小孩的和廚房中的婢女。」

（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八二頁）

至於婦女政治上的權利，那末不要講資產階級的政黨了，就是在社會民主派中間也有這樣的人，他們對於婦女選舉的問題，情願閉口無言。

而這點在一九〇七年司徒嘉德第二國際的國際大會上曾經表現過，而且那時對於這個問題說道：

「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和代表大會的委員會上，討論決議的時候，在德國和奧國的社會民主黨之間，就發生了很有興趣的爭論。奧國的社會民主黨，在他爲普選權而爭鬥的時候，他把男女平權的要求提在後面：實際上他們不注重普選，而注重男子的選舉權，作爲他們的要求。在許多演說中很正確的向奧國人指出，說他們的行動是不正確的，說他們減弱了羣衆運動的力量，沒有用全副力量把男子選舉權

和女子選舉權的要求都提出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〇〇頁，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日司徒嘉德的社會民主黨世界大會〕

一一 婦女與戰爭

帝國主義的戰爭，使各國人民都處於軍事戰爭狀況之下。

只靠一種成年男子已經不夠了，而且把十七，十八歲的青年都已經送到戰線上去。在婦女，女工和農婦的身上就加上了新的重担。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反對那些用空口抗議反對軍國化和戰爭的社會妥協派的行動，說道：

『現在軍國化貫透了全社會的生活。帝國主義就是大列強們為

瓜分世界和重分世界而作的最殘酷的鬥爭，——因此他必然的應該在

各國內，在中立國和小國家內，繼續軍國化。那麼，無產階級的婦

女將要怎樣的反對這種行動呢？只有呪咀一切的戰爭和所有的軍事行動，只有要求解除武裝。真正的革命的被壓迫階級的婦女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向這種可恥的作用妥協。他們要告訴他們的兒子們說：

『你很快就要長大了。人家將要把武器交給你。你就拿着它吧，並且好好的學習軍事。這種科學對無產階級是必須的，這不是爲了槍殺你的弟兄，其他國家的工人，像現在的戰爭所作的那樣，像社會主義的叛徒所勸告你的那樣，而是爲了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剷除剝削、貧困和戰爭的根源，但是這不是用好意的方法，而是用戰勝資產階級和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的方法。』（見『列寧全集』，第十卷，『論解除武裝的口號』第四五二至四五三頁）

二 婦女與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根本的改變了婦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

婦女和女工成爲蘇維埃國家中全權的份子。

婦女在法權方面所有已往的限制和排擠都消滅了，而且在她面前開闢了達到社會活動的大路。

但列寧說到政治上的解放婦女的時候，很堅決的，不倦的，鄭重的說明，這只是第一步，她的家庭的壓迫還是遺留了下來，與這種壓迫作鬥爭應該是迫切的任務。

「同志們，關於婦女地位的問題，蘇維埃政權在最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來了。我以為每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的任務，應當是雙重的。這種任務的第一部份——比較的簡單容易。這部份是關

於那些老法律，這些法律使婦女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地位。

很久以前所有西歐自由解放運動的代表們，不僅在幾十年之中，甚至於在幾百年之中，要求取消這些殘廢不堪的法律，要求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平等，但是，無論那一個歐洲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那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都不能實現這一點，因為在那些國家內，存在着資本主義，在那些國家內，仍舊保存着土地私有制，工廠私有制，在那些國家內，仍舊保存着資本的政權，因此，男子還保存有特權。

俄國之所以能够實行這點，就因為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建設了工人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在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任務，實行勞動者的政權，仇視一切的剝削。牠負責消滅地主和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可能，消滅資本的統治。

蘇維埃政權盡量設法使勞動者創造自己的生命，而不要土地私有

制，不要工廠私有制；他不要這種私有制度，因為這種私有制度，在全世界，甚至於在政治上完全自由的地方，甚至於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實際上到處都是把勞動者放在貧困的和僱傭奴隸的地位，而把婦女放在雙重奴隸的地位。

因為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政權，所以在牠存在的最初幾月內，就在婦女立法案上，實行了最堅決的變革。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凡是使婦女處于服從地位的法律，都沒有保存下來。

我所說的這些法律，就是專門利用婦女比較懦弱的地位，把她放在不平等的地位中，並且甚至于常使她處于下賤的地位，這些法律，就是關於離婚，私生子，婦女向小孩子的父親要求担保養育費的權利等法律。

我們必須說，甚至於在最先進的國家內，資產階級的立法，正好

在這方面利用婦女比較懦弱的情形，使她們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並且賤視她們。蘇維埃政權，正好在這方面，一點也沒有把這些舊的，不公平的，勞動羣衆的代表們所不能忍受的法律，保留下來。

現在我們可以完全自豪的，一點也不誇大的說，世界上除蘇維埃俄羅斯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裏的婦女，是完全平權的，沒有一個國家裏的婦女，不是處在下賤的地位，這種下賤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可以感覺到。這是我們第一等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五六到三五七頁）

四 蘇維埃政權實際上解放了婦女

「蘇維埃政權在一個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中，在兩年之中，爲解放婦女，爲使婦女與「剛強的」男性平等起見，牠所作的工作，比較全

世界先進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國總合在一起，在一百二三十年中總共所作的工作還要多……

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口頭上允許平等和自由。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於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沒有給佔人類半數的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完全的平等，沒有解放她的受男子的監督和壓迫……

教育，文化，文明，自由，——所有這些漂亮的名詞，在全世界一切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內，都和那些從來未聽見過的，卑鄙的，非常骯髒的，野蠻到極點的男女不平等的法律混合起來，這些法律就是：結婚法和離婚法，私生子和「合法子」不平權的法律，男子特權的法律，賤視和侮蔑婦女的法律……

打倒這些卑鄙齷齪的謊話，不然，被壓迫者和壓迫者，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平等」是不會有的，是沒有的，並且是永遠不會有的。

在婦女沒有解放法律上有利於男子的特權以前，在工人沒有解放資本的壓迫以前，在勞動農民沒有解放資本家地主和商人的壓迫以前，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六二—三六四頁『蘇維埃政權和婦女的地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號）

五·蘇維埃政權替女工開闢了

廣大的活動範圍

大家總還記得，大家大概知道，列寧怎樣的說到應該使『每個廚子都會管理國家』。

在這幾個字中發揮了很重大的思想，這種思想是我們對婦女——女工和農婦——地位的基礎：——『倘若不吸收最廣大的，在資本主義之下最受壓迫的勞動羣衆來參加建設，我們是建設不

成共產主義的。』

『我們進行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在這裏為婦女打開了廣大的工作範圍。我們現在嚴格的準備肅清社會主義建設的地基，可是我們只有在達到婦女完全平等的時候，在和婦女共同進行新的工作的時候，在婦女解放了瑣碎的，粗笨的，不生產的工作之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工作才能開始。光是這種工作就要耗費許多許多年代了。』

這種工作不會得到很快的結果，不會發生很好的效果。

我們設立模範的機關，飯館，嬰兒院，來解放婦女家庭經濟的工作。這種建設這些機關的工作，大部份正好落在婦女的身上。

我們必須承認，現在俄國這類能夠幫助婦女脫離家庭婢女地位的機關，還是很少。這種機關的數量很少，並且現在蘇維埃共和國的

條件，同志們這裏所詳細說到的軍事條件和糧食條件，都妨礙我們這方面的工作。但我們應該說，這些解放婦女家庭婢女地位的機關，凡是在有一點可能的地方，都成立起來了。

我們說，解放工人應該是工人本身的事情，同樣的，解放婦女和女工也應該是婦女和女工本身的事情。婦女和女工自己應該注意這些機關的發展，婦女這種行動，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舊地位，可以根本的改變。

在舊資本主義社會中，爲要從事政治，就須要特別的準備，因此就是在最先進的和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婦女參加政治，也是少有的。我們的任務，就是使每個勞動婦女都能够參加政治。從土地和工廠的私有財產消滅以後，從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推翻以後，對勞動羣衆和勞動婦女說來，政治任務就變成簡單明瞭，人人都可以參與

的東西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是處在特別不平權的地位的，所以和男子比較起來，婦女參加政治是佔很少很少的部分。爲要變更這種情形，就須要有勞動者的政權，那時候政治的主要任務，就是直接關於勞動者本身命運的事情。

這裏婦女和女工必須參加政治，不但是黨員和覺悟的婦女，就是無黨的，最不覺悟的婦女也必須參加。這種蘇維埃政權爲婦女和女工開闢了廣大活動的範圍。』（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五八—三六〇頁：『莫斯科女工代表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九年。）

六 但是婦女的_的家庭奴隸關係

仍舊遺留下來

「我們愈清爽的肅清資產階級的舊法律和舊機關的基礎，那麼我們就愈明白這種工作，只是肅清地盤，預備建築新生活，而並不就是建築新生活的本身。」

無論有怎樣良好的解放婦女的法律，婦女終還是家庭中的婢女，因為硝碎的家庭工作要壓迫她，箝制她，愚弄她，侮蔑她，強迫她做飯和看護小孩子，使她的勞動，浪費在極其不生長的，硝碎的，傷害神經的，遲鈍化的，辛苦的工作方面。

只有在開始大規模的反對這種硝碎家庭工作（在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的時候和地方，或者更正確些說，只有在在大規模的改造這種工作，變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時候和地方，才能够開始真正的婦女的解放，才能開始真正共產主義的制度。

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對於每個共產黨員都是沒有爭論的。可是我